

賀文忠

大學士賀文忠公事其父陽亨先生，先意承志，動必咨稟。父患耳聾，每書字以咨；父篤志理學，雅慕復元辛子，自楚之晉，書牘往還，深以不獲同堂觀而爲憾。公每遇膝下過庭之日，言及辛子，輒不啻自其口出。崇禎八年，辛子至京，公接其刺，即大慟，亟捧置所供父影前，長跪號呼以告：是吾父在生欣慕不得見，而不孝子今日乃得拜通家之好者。次日密起，肅衣冠，往拜謁，頓首辛子函丈間，伏地大哭，不能起，重傷先人神交有年，緣慳一晤，退而又捧置辛子孝經翼於案，僂然若將見其父有喜色者然，乃沐手恭題其簡端曰：有如父母本是聖人，其子僅稱賢，則父母之聖恐竟以其子之賢而泯；有如父母本是賢人，其子乃爲庸人，則父母之賢竟以其子之庸而泯；有如父母已是庸人，其子更爲小人，父母已不幸爲小人；其子更爲禽獸，則父母之不幸爲庸人爲小人，彌以其子之爲小人、爲禽獸，而前愆永不可蓋遺臭乃萬年不可休。嗚呼！人子宜何如自待，以貽父母令名，庶幾不忘父母，不忍於父母乎哉！

語云：父母所愛，子亦愛之；父母所敬，子亦敬之；賀公之謂也。所題之言，痛惻警惕，字字

足爲人子箴銘。汝中^中業已自置其身於小人禽獸之歸，若不幡然力改，永堅末路，則遺臭萬年，竟

為親累矣。汝中乎亦何安耶？

何北山

何北山先生事父執禮不懈，父見客則恭立以待，客不寧者久之，屢以為請，父始笑曰：泰山微塵耳。聞者悚然，始知家庭之禮。

人類之所以異於禽獸者，以其知禮也。人而不知禮，則與禽獸何別？士君子之所以異於庸庶者，以其家庭有禮也，家庭無禮，則與庸庶何別？

呂涇野

呂涇野先生為諸生時，大參熊公李公，延教其子，先生辭不獲，乃館於開元寺，既而聞父疾，即徒步歸，二公以夫馬追送不及。先生曰：親在床褥，安忍俟乘為也！後及第為翰林，居京師，父母書問至，必再拜受之，退而跪讀畢，然後起。每發家書，拜而後遣。父病，先生侍湯藥，晝夜衣不解帶，履恆無聲，如是一年，鬚髮為白。比卒，哀毀踰禮；既葬，廬墓側，旦夕焚香號泣。

君親一也，君有詔，臣必跪接跪讀；親有書，子乃不然，是不恭其親也。涇野先生，獨循禮如是，此涇野之所以為涇野，而凡為子者所當法也。